

红楼補夢

许映明 马雪芬◎著



《红楼补梦》的创作，实际上就是在做「翻译」工作，试图破译两百多年来人们对《红楼梦》人物命运结局的悬憾与宿命趋向的疑惑。所以，我们遵循的「信」是指不违背原著内容与思想，遵循人物个性特征、生活逻辑以及发展规律，演绎其命运归宿的可能性，力求水到渠成、让人信服；「达」是指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根据人物命运发展的规律，进行入情入理的创作，以释解人们心中的某些「缺憾」与「疑团」，遵孔子所言「己欲达而达人」；「雅」指的是《红楼补梦》里的人文情怀，无论是文字还是故事情节都尽力趋向雅致，尽量给读者以美的感受。

孙梅袖夢

许映明 马雪芬◎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补梦 / 许映明, 马雪芬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543-0215-6

I. ①红… II. ①许… ②马…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68585号

红楼补梦

Honglou Bu Meng

策划编辑 喻彬

责任编辑 喻彬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校对 麦丽芬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网址: www.ycwb-press.com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3.75 字数280千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215-6/I·229

定 价 38.00元

序

自清以降，曹氏雪芹红楼问世二百余年。文人骚客，痴男怨女，殚精竭虑，癖好于斯。其间不乏扬名立万者。

许氏映明布衣蔬食之日，治红立说，乐此不辍。数载积稿盈案，先后有红楼探微、红楼随笔两书问世。今又与马氏雪芬女士，联袂成红楼补梦，盖发思古幽情。索遗探微，循人物线索，依理推演。悲欢聚散，巧筑运遇。文笔恣奇，言人所未言，遂成佳构。即使曹公本愿，也未必不暗合私意。

观百余载间，红楼一佚。续者万千，传之后世，颇有高论者，文贵新奇，倘拾牙慧，悖理昧古而妄谓标新，则绝非识文者。许马二君，独开造境，成一家之言，颇令世人刮目。

窃谓治红学者，不知凡几，仁智互见。然终未失风流儒雅，正所谓一梦笔生奇，坊间猜两世。红尘白浪，乐少悲多，各有际遇。倘诸君读红楼补梦而有所获，则不必执着其人其事，读之尽性可也。人但知曹氏红楼，而不知一人一红楼，千千万万，又何必计之。况晴窗遣闲，清茗助兴，不亦乐乎。

许氏数载三著红楼，晨昏暮月，足见其勤于治学。况其秉性笃厚慈忍，淡于名闻利养。而雪芬女士亦博学才女，姿性惠淑，皆于风霜而不堕青云之志。物必有数，因果使然。生之有涯，而知也无涯。浮生如梦，又岂可虚度。有缘于文事，当知上苍之不吾欺耶。是以古贤慎于为文，盖文者道也。

予识见谫陋，鲁门弄斧。然欲不负厚望于吾者，故敢献曝，权作引玉之砖。是为序。

序

自酒以降，古风渐失。三十有余年，文人
暨商，瘦男怨女，醉嬉竭寢，痴吟长嘶，莫
闻不无揭名之蔚者。

许氏晦明布衣疏食之日，治丝立就，不以不
许氏晦明布衣疏食之日，治丝立就，不以不

被彰，耽吟咏，追案先贤，有弘樓深微，記
樓庭，意在書門典。今又典詩芳，士達祺，其
知，擗，補，蕩，蓋，悲，里，古，幽，情。素，素，深，幽，而
人物，證，音，詮，諭，悲，歌，聲，歌，巧，氣，道，也。
文，革，返，奇，言，人，所，未，言，遂，風，達，橫，縱，此，唐
公，本，願，也，未，以，不，曉，新，意。

觀百餘載，而弘樓一枝，读者，尚，子，尚，清，少，而
有，高，論，者，文，貴，對，奇，論，拾，方，楚，修，理，時，古，而，高，
謂，樸，然，則，法，師，識，文，者，詩，馬，之，裏，樞，圓，送，境，則，一
寓，之，言，願，令，世，人，利，用。

所謂，消，私，害，者，不，生，私，義，仁，智，互，包，終，未，失。

夙夜深雅，已，而，謂，一，夢，華，生，奇，坊，間，諸，為，世。
紅，塵，白，浪，樂，多，愁，多，久，省，際，遇，識，君，誦，弘，樓。
人，但，知，事，及，識，而，不，如，人，經，遇，于，之，第，又，而，多，封，之。
袖，臺，而，有，所，獲，則，不，快，觀，其，人，其，事，其，聲，之。
盡，性，可，如，酒，嗜，高，遠，深，酒，著，助，興，不，亦，樂，乎。

許氏即勤三焉弘樓，若，备，暮，月，足，恩，其，仰。

勤，於，詩，學，其，真，厚，重，恩，濟，於，名，聞，利，美，而，
雪，朱，士，士，亦，博，学，才，女，多，性，惠，誠，皆，於，風，霜，
而，不，墮，落，而，有，之，志，物，必，有，而，因，果，得，也。
當，之，有，道，而，知，也，無，涯，厚，生，而，夢，又，空，而，空，
度，者，緣，於，立，而，當，之，上，舊，之，不，要，難，
耶，一，只，以，古，以，惟，於，為，久，其，文，者，道，也。

甲，十，六，歲，六，歲，居，士，方，祖，四

目录

1

第一回	高鹗寿终归故里	雪芹地府敬恭迎……	1
第二回	可卿已有怨夫意	宝玉艳赋添闲愁……	7
第三回	太虚幻境联珠帐	宁府瑶池荡鸳鸯……	13
第四回	钗姬妩媚散香气	宁府满门代代昏……	19
第五回	身不由己随梦去	庆生寻死找白绫……	25
第六回	贾珍淫事终须露	尤氏伤心装病眠……	31
第七回	凤姐心虚灭人口	瑞爷淫乱惹命亡……	37
第八回	淫乱秦钟命先灭	逃庵智能无所踪……	44
第九回	宝玉勃发性萌动	琪官腔润惹恋情……	50
第十回	贾政爱妾暂得宠	原配夫人脸生愁……	56
第十五回	凤姐赌台起歪意	姨娘慷慨掷千钱……	61
第十二回	鸳鸯入地魂不散	贾赦杀人命终偿……	66
第十三回	贾蔷身世一朝解	宁府玄孙秘事扬……	72
第十四回	小红敢爱终成事	笑看钗姬涕泪涟……	79
第十五回	禅房静静惹情思	修道庵尼魂魄离……	87
第十六回	丫鬟泄密实无意	妙玉轻听惹祸根……	92





第十七回	日月诚心托梦去	雪芹善意述钗来	98	
第十八回	高鹗续书留话柄	湘云命惨守门庭	104	
第十九回	元妃之死成谜语	曹老心惊告真情	112	
第二十回	墨客争纷缠不止	贾珠谜底已揭开	118	
第二十一回	湘莲避祸修行去	梦中绍祖淫威重	只叹迎春命不该	124
第二十二回	琪官递帕姻缘至	堪羡优伶好梦酣	日后功毕复返尘	131
第二十三回	应天府里门子奇	官吏臣民事事知	137	
第二十四回	官大欺民世不容	子腾废法梦成空	145	
第二十五回	才子佳人一线牵	世族官宦结姻缘	151	
第二十六回	两玉婚姻悬似线	老太西归梦难圆	157	
第二十七回	潇湘入梦长流泪	冷月竹林唤黛魂	163	
第二十八回	梦里芳奴身世微	善良人性闪光辉	170	
第二十九回	钗钗舞袖姿艳美	曲曲悲凄诉心声	176	
第三十回	宝琴谜底意难猜	两百年后真相白	183	
第三十一回	琴音悦耳声清脆	惊醒梦中修道人	191	
第三十二回	十年泪血染一梦	一笔传神寄千秋	197	
第三十三回			203	

第一回

高鹗寿终归故里
雪芹地府敬恭迎

公元1815年，刚入秋，是夜清风朗月，京都西南角一座不算典雅的四合院，高鹗正在书房整理他生平的文稿。当他那颤抖的手再次翻开《红楼梦》第五回（收尾·飞鸟各投林），“……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忽然间，千头万绪，心血上涌，脑际一片重重叠叠的往事，又在眼前闪现。他用遗憾的口气，只叹息一声：“我该回去了！”顷刻，一代文豪魂归故里，享年77岁。此时，另一个亡魂又出现了。“哈哈，兰墅兄，俺在此足足等你五十二个春秋也，今日终可与你问个明白，了结疑云。”雪芹说。“你是……”高鹗反问。雪芹道：“你帮我续那四十章回书，我既感激你，却又有点怨恨你。”高鹗一听，方知是雪芹为“梦”而来，不觉惊奇万状，只得忙行礼拜见，并面露诚意，候待雪芹发话。雪芹道：“此地荒凉，阴风阵阵，你既来了，还是先到俺那残舍，好好叙一叙，先找三樽老酒暖暖身子罢。”高鹗明知难逃此责，也只好应允。此时，他脑际浮映一幕幕奇异景象，仿佛他是在游幻境指迷十二钗的路上。只一瞬工夫，高鹗即来到雪芹的栖身之处。雪芹的手一摆：“请，兰墅兄！”高鹗举目四望，心想，这处地方，怎么宅不像宅，亭不像亭，堂不像堂，院不像院。雪芹看出高鹗的疑惑，便笑笑道：“兰墅兄，见识见识这阴间三等地府

吧。”至此，高鹗才惊觉，原来自己也来到这阴间。正是：
荣华富贵皆成梦，亦幻亦真地府间。

两人三杯入肚，高鹗反客为主，问道：“先生，当初为何抛下‘金银诗’而仙归？”雪芹本来想先问其续书歪语何以为据，不料被高鹗抢白在先，只是深沉地叹一声道：“兰墅兄，当初十年勤耕细织，已掏空我的身心泪血，况且京西那寮舍已成残垣破壁，再经不起风霜雨雪，严寒相逼。其次，日常酒要赊，粥不饱。穷途潦倒，人非物换。想初日，‘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雪芹呷了一口酒；继续说：“唉……兰墅兄，那早日的辉煌灿烂以及钗姬们的身影，无时无刻不入我之胸。虽说是残梦，但无法使它从我胸中抹去，反而时时在眼前叠映纠缠，以致老朽心力逐渐趋竭。再者，拙作面世，谗言险恶。竟有朝中奸人挑拨是非，传至皇上，一时乌云密布。更可耻的是一些文客损友，借稿不还，翻抄私卖获利。试想，我十年心血付之东流不说，还惹来上头追根问底，幸而朝中父辈良友从中斡旋才留残躯，所以才免头断身离。面对垂暮之年，前景如此黯淡，尽早结束了断残躯也未尝是坏事。”雪芹还要继续说下去，只见高鹗插话道：“先生，我终于明白晚蝉的叫声为何是那样悲凉呜咽！”此时刚好外头吹来阵阵寒意，瞬间，阴森森地笼罩着这府内的周围。雪芹道：“兰墅兄刚到此地，一时间还难适应这里阴沉沉的环境，不如先到侧房歇息，明早再叙。”正是：

十年相知未相识，见面一如故友逢。

次日，雪芹带着高鹗，步出府门，来到一处称为“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之所。只见眼前柳丝随风展，春草散幽香。真是百草铺绿，千花盈路！丛中蝶嬉戏，树上莺儿鸣。不远处，清泉潺潺流淌，涓滴不息，楼亭古雅相映别致。高鹗心想，这景致怡人柔美，山水如画，倒三分像大观园的派头。高鹗正要开口问，雪芹指着左边不远处道：“兰墅兄，你看看。”高鹗举目一望，只见前面，朦朦胧胧显现一八角亭，隐隐约约似是十二钗正在舞袖，唱的曲子也娓娓动听。高鹗此时忍不住心中的疑惑，遂问道：“先生，这里究竟是仙景还是地界？”雪芹见高鹗一问，先微微一笑，反问高鹗：“你说呢？”高鹗刚来此处签到，

不敢妄加猜测，只虔诚地看着雪芹。雪芹见高鹗此时有些许茫然，才慢慢道出其悬妙之机，随说道：“兰墅兄，天上人间与阴司地府，只是相隔一墙，来至此的人，只是生平各自择路不同而已。所谓善恶终有报，因果自分明。兰墅兄，你种善根比我多，在仙景游玩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下凡再生去。而我还需等待些时日，只因主判官说我善恶参半。唉……在我下面，住着先朝那西门大官人，至今还在第十七层呢。相比之下，我还算幸运些。”高鹗见曹雪芹这般描述，连忙道：“听先生这么一说，晚生愿自甘在此陪先生，聆听你的哲理宏论，解梦释疑。”雪芹应道：“好，好，好。真难为兰墅兄生前相知，死后不弃！哈哈，敢问这人世间，情义两全的有几多人？”说毕拱手作揖道：“兰墅兄，谢过了。”高鹗见雪芹暂时未提起续书一事，反而话意暖和可亲，遂壮着胆问道：“先生，后人那些红学子弟，有的说你那《石头记》原本有一百一十回之说，只是书稿在借阅时给丢失了，是否有其事？”雪芹先沉默不语，他思索一会，然后才道：“确有此事，只是书稿内容敏感，怕招来九族之诛，吾思虑再三，权衡之后，最终还是把它用来燃火煮粥。兰墅兄，那八十回书稿，都不能养家糊口，何况那区区三十回能有用吗？事总有定数，一切皆然。”高鹗赶紧又问道：“那三十回文稿是终结篇吗？”雪芹应道：“虽有目录，但未有增删校对。只是在第一百回，‘问苍天大地何日锦，借冷月柔光共相怜’……潇湘馆血滴泪流，一片悲哀痛绝的境况难以言状。宝玉在黛玉魂飞魄散之时，曾作赋讨伐……”“讨伐谁？”高鹗问。谁知高鹗这一问，雪芹即时心气激昂慷慨，可是言吐至嘴边又止。歇了一会，雪芹抹去眼下泪花，有气无力地道：“还是不说为妙，免得罪加一等。”高鹗见这阵势，只好说：“先生，我们还是先回府歇息，我去温温酒，给先生暖暖身子吧。”正是：

生前续书存疑虑，待解心结问主人。

高鹗与雪芹在返回府中，一路无语，只是各自心事重重叠叠。当他俩足近门阶时，雪芹才打破沉默不语，说道：“兰墅兄，今天失态让你见笑，只是一提起潇湘馆，我爱恨不得，生死不能。余怒未消，心痛难补。日饭不甘，夜息难寝，谁能晓这孤眠味苦？几盏老酒也难消恨盖悲，漫长白昼磨损我这残存身躯，剩下的如海棠瑟缩萎枯于枝头！今

时之境况虽说是孽缘所致，‘悍妇’之为。吾入梦之时，妹妹那孤坟零
萧，荒凉草枯。偶尔似悲切切，哭天嚎地，叫冤屈辱。听之肺腑俱裂，
心如剑刺！思前之柔情似水，绵绵不尽。当今天地两隔，银河断流！”
雪芹边说边拭去两腮泪水。高鹗只是静默着，边听边吸气，似乎感情已
被融入。用颤抖微弱的语气说：“先生对林妹妹之痴实是情深意厚所
动，以致思念弥漫无法消逝。虽说聚散由天定，但离别如此凄怆则心有
不甘。当年承诺化成烟波远飘，湘水东流！早日春事虽残，追之无益，
寻之伤心。晚生不才，也无妙方劝先生忘却那痛恨情殇之苦。”遂顺手
拿来酒樽，灌满盏，来吧，这杯先敬你。雪芹随手举杯道：“还是兰墅
兄体贴入微，今日有你做伴慰藉，以解碎郁之心，来吧！”两人遂一饮
而尽。

此两公生前未曾谋面，死后却一见如故。今日酒酣耳热，话柄相
投，大叹相见恨晚。酒后无话不谈，时至三更鼓响，才慢慢入睡。次日
午间才双双张开眼睛。高鹗问：“先生，此时分是……”雪芹回道：
“正午也。”高鹗摇了摇头暗思，自己才意识到此处是地府，难怪不见
一缕阳光。雪芹问：“兰墅兄，昨晚歇息习惯否？”“先生，还好。只
是初睡之时有些许寒气袭人，入睡之后也就趋然。我几十年来都这么
过，孤零零一个人。”雪芹接着又说：“兰墅兄，来这里说话，撰文，
切不可用‘真事隐’一类的悬言歪语。心事可隐藏，说话要真言实话。
不然的话，会被判去下一层住。”“谢谢先生提醒，晚生谨记于心。”
高鹗刚才一听雪芹口中吐出“甄士隐”三个字，趁此机会向雪芹求证民
间传言……“先生，晚生有一件疑问，想向您核实。”（灵敏的高鹗刚
才从雪芹口中，得知在此处说话，必须用真言实话。）雪芹反问有何疑
问？“《石头记》第一章回出场的‘甄士隐’，是不是先生的隐名？”
高鹗说。雪芹听后只是微微一笑，沉默不语。雪芹心想，说吧，拆自己的
台，书中涉及甄士隐的事又要独一去解释。不说吧，上面众红学子弟
猜疑不断，争论不休，此案始终悬在半空。更甚者，文稿隐藏人物不计
其数，全部揭示则要费尽心思，自己的好丑即尽露无遗。事到如今，满
腹经纶的雪芹反无主见。此刻，雪芹又在细思，心想，难道“满纸荒唐
言”要变成“满纸言不谎”？谁都解其味？高鹗见雪芹陷入困境之状，

虔诚地问：“先生有苦衷吗？”“不，不，不。只是在考虑再三，衡量得失。给些时间，兰墅兄。”

雪芹为解谜之事，几天来，表面看只是沉默寡言，而内心却思潮起伏。忽然间，他想起上边近日红学宫日月君的撰文来，其末句：“梦外咬舌卷唇已没必要，承传瑰宝才是时不可忘！”雪芹细思这两语，消去许多顾虑。便快步走到侧房叫醒正在酣睡的高鹗道：“兰墅兄，快醒醒，快醒醒，念一念日月君短文给你听听。”高鹗问：“那个日月君？”“你先听听，”雪芹念道，“‘红楼问世，瑰宝天下惊奇，争阅探微，书卷手渍重叠。千万眼睛睹出百般风情，说痴道淫各有悟。人鬼神仙聚集，而死鬼说人话，人语难辨，仙音隐其情，神道扶乩假也真！一册红楼，文思宏大隽永，风格奇妙！悲与恨重叠凄凄相映也生辉；曹氏神笔空灵娟逸，寓意深远，细腻传神；词气俊韵可吞山河，书魂则深融于心，情能惊天地泣鬼神，魄更可逐清风飘万里！梦外咬舌卷唇已没必要，承传瑰宝才是时不可忘！’哈哈，日月君文虽短，意味却深长，不足二百字，切题入意，文脉畅通！”“看来此君亦算是有惠意灵心。”高鹗说。“如此看来，世间诸多看官皆希望我不再做‘甄士隐’，时势已移，也到了该一一解谜之时。”

雪芹此语一出，高鹗高兴得犹如孩童。连忙说道：“先生，悬在我心中的纠结终于有解之时。我续那四十章回的故事，这次是非曲直终可黑白分明。该骂的还是要骂，该肯定的还是要认可！”雪芹笑道：“我先给你吃颗定心丸。你续那四十章回的故事，七分文脉切题入旨，二分夸越界线，一分有意歪曲。当然，金无足赤，哪有完人？其次，环境复杂、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等诸多因素会制约一个人的思想。只要自己良知不灭，没有心术不正，贪功为己，一切皆释然。我当初刚撰写文稿时，就是不晓得瞻前顾后，一些人物、事件，过于直截了当，引来处处非议。故我才不断改弦易辙，把一些核心人物的逸闻、趣事不断更改。但这样浪费我那宝贵的青春；浪费我那宝贵的时光；浪费我那宝贵的纸张墨汁。不然的话，何来‘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说？现在想之悔也，悲也。兰墅兄，你续书已不易，也算功德无量，总算把一册完整的《红楼梦》保留下来。尽管先生遭受一些红学弟

子、文客谩骂，鞭挞。你撰写那几章回有意歪曲的故事，只要吾本人原谅你，他们也就无话可说，无据可追。你在此先好好歇息，养足精神，过几天，我带你去重游旧地，去亲身体会那‘太虚幻境’，去领略那‘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的幻梦。”有《浣溪沙》一词为证：

地界灰灰阴气凉，灵河岸上住神仙，风光无限好休闲！

高鹗寿终归故里，雪芹地府语惊天，红楼逸事笑料添。

又云：

曹公地府候高君，终日思量未了因。

况味其中空抑郁，寒宫相伴细追寻。

第二回

可卿已有怨夫意
宝玉艳赋添闲愁

上一回，高鹗听雪芹说，过几天要带他去重游旧地——太虚幻境，已心切如焚。他伸出指头一数，今天已是第五天了，自己又不好主动问雪芹何日前往，故只好静下心来慢慢等待。刚在细思，忽然听见雪芹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莫非今日就起程？只见雪芹一进门便道：“兰墅兄，今天带你游‘太虚幻境’去。”高鹗高兴地问道：“先生，路途远吗？”雪芹应道：“不远，不远，一瞬间即到，跟我来吧。”高鹗紧跟着雪芹的步伐，迈出府门，一边走，一边忐忑不安，又好似以前梦游一般。说是不远，但不知他俩走了多少路程，才来到了这仙山琼阁。此时，高鹗眼不停留地前后左右瞧个遍，便觉得心绪畅快，兴致勃勃。望着这秦氏故事的发源地，心已被牵，神已入化。他立住脚步，细细欣赏这天上人间的奇妙幻境。忽然间，只听见远处传来了一阵深沉之音。高鹗此时沉住气，静静地倾听着这凄怨的悲歌——“春梦百年终未散，相缠厮缠苦终尝。未知惜别君意在？俺已事忘化宫端！忆往情深欢乐短，瞬间蜜意满怀馨。两处相思苦难耐，醒来泪水湿衣襟。”伴在高鹗身边的雪芹，此时，已满眼蓄满泪水。“先生，唱歌儿的是秦可卿吧？”高鹗问。雪芹不答，只点点头默认。歌声又继续传来——“风月之情时畅荡，偿还孽债百千年。自毁前程魂魄散，劝君入梦费思量。”雪芹听着

这荡气回肠的歌词，先是惊叹称奇，后因听出其悲哀与悔意，只是呆呆痴痴地站着，竟不知所然。其痛彻心扉的状态，看来是难受至极，无法形容之。正是：

千般心事心头涌，一日爱亲爱难忘。

过了片刻的喘息，雪芹才回过神来，眨了眨眼睛道：“兰墅兄，可卿在此受罪，苦不堪言，她也是受吾（宝玉）所累。刚才她的歌儿，只怨而不恨，只是我听出味儿来，似有悔不当初。其实，男女之欢，爱之使然。宝玉与可卿相绵，绝不是那偷鸡盗狗之为，更不是一瞬欢娱之乐。走吧，我们去香房找她。”高鹗跟随在雪芹后面，默默不作声地走着。他俩刚进府第，园中梅花依然盛开，园内墙壁布满紫藤映入眼帘。在入门处，左右侧两棵丈来高的玉兰树刚长满花蕾，一阵清香扑面而来。雪芹对府内的一砖一木，过道的一景一韵，都清楚熟悉不忘。他俩过了弯道走廊，即来到可卿的香房。不见可卿在，但墙壁上，唐伯虎画的那幅《海棠春睡图》以及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依然光彩夺目。雪芹道：“兰墅兄，可卿可能见你在，有意回避罢。不如我俩在此先坐坐，待我把这冤孽故事，详详细细地一一道来。”高鹗听雪芹这么一说，笑眯眯道：“先生，晚生早就等急了，正在洗耳恭听，让我也见识见识这红颜知己的深情与魅力。”这时，雪芹才语调平缓说道：“秦可卿那年嫁与贾蓉时，她十六岁，宝玉刚好十四岁。宝玉第一次见到秦可卿时，见其貌质如玉润，是美人中的美人。尤其是她那优雅的身姿，更是媚态楚楚动人。倾城倾国我不敢说，但她是宝玉见过最具风韵的一个女人。她的眉情眼意，真会让男人春心萌动；她玉步轻移，更恰似春柳轻飘；她开口带微笑，如同那含苞欲放的桃花；她落落大方的举止，让人心旷神怡。所以，那次宝玉与她见面之后，写了一篇短赋赞颂她。其中有两句：‘……其艳若何，霞映澄塘……其洁若何，秋菊披霜。’”雪芹说至此问高鹗：“你还曾记得否？”高鹗见雪芹打开话闸，心想，我终于可听这“太虚幻境”的真实故事了。忙答曰：“先生，你那三百多字的雅赋，我能倒背如流！”正是：

艳赋言辞香喷喷，孽缘生祸惨悲悲。

雪芹接着说：“宝玉为了表达对可卿的爱慕，借口来宁府看可卿家的猫儿，偷偷把写好的短赋递与她。”高鹗见雪芹口中滑出“宝玉”两字，即兴问道：“先生，书中的宝玉是有你的影子，还是根本就是你？”雪芹道：“不瞒兰墅兄，《石头记》书稿有我的影子有好几人，你看看书中人物，他们的年纪与说话的口气便明。当然，宝玉自然是我也。”这时高鹗才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道：“难怪原来书稿有好几处段落，写至极敏感之处，竟成断文悬于空。如今，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妙！真难为坊间为此猜测了二百多年。那些文人、墨客，以及众多红学子弟，夜以继日，翻卷辨真伪，企图解梦还原。可是如今，依然还是没有彻底解梦中之梦。幸得今日，先生金口一开，所有谜底终要被揭开！红学之争，可鼓歇锣停也！”雪芹接话说：“但愿如此，免得他们日夜辛苦，损耗精力！”雪芹还要说下去，忽然只见一阵阴风向他俩这边吹来，眼前秦可卿的影子闪闪，她飘至厅堂中央，便立住，用深切的眼神，凝望着雪芹。雪芹起身呼喊道：“卿姐姐，卿姐姐。”高鹗见雪芹大声呼唤卿姐姐，即问道：“先生，你刚才已见到秦可卿？”雪芹点点头，并说：“她貌如当初，还是蹁跹袅娜，只是今日，她换了素白衣裳，头上珠钗闪耀。刚才看她的神态，似欲掩香腮，但见朱唇轻启又止。柔媚如宫婉，更俱风韵。”雪芹说到此处，不禁愧叹声声，然后道：“光阴如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人事皆非。今日回首过往红尘之路，惜之，恨之。惆怅之心，眷恋之情无不涌上来扭打厮缠。”正是：

往事依依存眷恋，今朝追忆觅渊源。

原来，秦可卿自收到宝玉送其美文，心潮终难平静。起初，每当其夫贾蓉及丫鬟等不在身边时，则取出赋文细读，几百字文赋竟让她思潮起伏，感慨万端。尤其是，她每每想起贾蓉的无能与俗气（贾蓉鸡相），观其文不成，瞧其武不晓。更可恨的是，他还不自量力，内对丫鬟动手脚，偷亲嘴，恶习成惯，丑行处处；外则嫖娼宿柳，下流可耻。反观宝玉，人潇洒，文放采。礼节有度，举止皆仪。难免时常自怜自怨，悔恨嫁错人，入错府门。面对这不悦的婚缘，近一年来，可卿感其无奈，身心伤透，忧思过度，故积郁成疾。日常间，可卿表面依然处事得体大度，而夜静房中一人时，垂泪涟涟，腹中苦水无处可诉。可卿反

复思索近日宝玉闲时，总是来宁府玩转。观其神态，亲热暖暖如春水，语出柔柔似香烟，眼下时生波，举止瞬间迷。他来时，总是温情脉脉地凝视……好像对我倒有点意思。可卿自己想到这里，不觉两腮灼热，心血滚滚，情脉初动。雪芹接着说：“可卿虽已成人妇，但欲望与爱情对她来说，既缺又无。这对一个少妇来说，太残酷无情了。所以，宝玉的影子已深深浸泡在可卿的心池。其思春绵绵，浪花阵阵。彼时可卿内心矛盾加剧，既祈望宝玉真的能给她带来一丝慰藉，一缕柔情，又怕事露无地自容。想到这里，大呼，苍天，你做主，我愿听之！生与死，我都听便！”雪芹说到这里便截住。高鹗听雪芹一席话，大叹悲与恨重叠凄凄相映也生辉！正是：

可卿已有怨夫意，宝玉艳赋添闲愁。

高鹗见雪芹开始披露宝玉与可卿的故事，不失时机地道：“先生，看来他们两个，一个是妩媚娇甜迷人眼，一个是潇洒风流惹春心。”雪芹点点头说：“兰墅兄所言极是，”并随口自言自语，“公子心兴已骤起，媚娘幽心正待发。可以说，他们俩心已相倾，两魂已缠绕。只是差一个契机，让其诉说各自心中的情怀。”雪芹陷入了回忆：

说来也巧，有一次，贾珍、贾蓉父子，闲来无事，尤氏刚好小疾卧床。随兴设午宴，邀宝玉、贾琏、贾蔷来宁府小聚助兴。席间吟诗作对，行令，猜谜，输者罚酒，好不热闹。是时此场面虽小，但气氛异乎寻常，他们狂欢了几个时辰，淫荡笑声经久不衰，一阵接一阵，一浪高于一浪。贾蓉那天手气差，行令猜谜总是输给他人，酒一杯一杯总是往嘴里灌。故第一个醉如烂泥，其他人也先后醉倒不醒。由于宝玉那天运气特别好，加上他本人诗赋、梅令这些玩意儿，本来就比众兄弟略高一筹。故刚才几场厮杀，以赢居多，只输了两回，被罚赏两杯酒而已。所以，他心脑清醒，只是有点飘飘然而已。秦可卿见公公、夫君与贾琏他们，一个个醉后的丑态，无不反感纳闷，但又不敢多言。遂传下人扶公公贾珍、贾蓉回各自房内歇息，并把贾蔷、贾琏先安置于客房内。此时，可卿见下人不在，便问坐在一边发呆的宝玉道：“宝叔叔，你没上酒吧？你先在此歇歇，等会我叫人煮一杯浓茶与你解解酒。”吩咐完丫鬟之后又说：“宝叔叔，你那雅赋俺读了好多遍，只是文内美语，言过